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杨继仁 著



下
册

張大千傳

作人書



张大千传（上、下册）

作 者：杨继仁
出 版：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
社 址：北京前海西街 17 号 邮编 100009
印 刷：北京市卫顺印刷厂印刷
发 行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开 本：850×1168 毫米 1/32 插页 6
印 张：26.875 字数：600 千字
版 次：1985 年 10 月北京第一版 1997 年 7 月北京第二版（修订）
书 号：ISBN 7-5039-1587-0/I·709
定 价：38.80 元

下 册

第 三十四 章

旧 地 重 游

“哦，哦！胜利了！”

“胜利了！我们胜利了！”

“日本鬼子投降了！”……

狂喜的呼喊声此伏彼起，传遍大街小巷。

“噼噼，啪啪……”

“咚咚锵，咚咚锵，咚咚锵……”

鞭炮声、锣鼓声响彻全城。

是的，我们胜利了。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，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。我们中华民族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，终于取得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反侵略战争的胜利。这怎不令人欢欣、激动、狂喜呢！饱经空袭、饥馑、物价飞涨折磨的成都市民，从大街小巷，从工厂农舍涌了出来，忘记了眼前贫困的生活，眼里噙着热泪，声嘶力竭地呼喊，纵情地跳跃欢笑。

“哈哈！终于打败了倭寇，还我河山。哈哈……”一听到收音机里传来的喜讯，大千欣喜若狂，手舞足蹈，愉悦爽朗的哈哈声不断。

“八老师今天要开戒了！”张宅上上下下忙碌着，兴高采烈地准备酒席。

餐厅的大圆桌上升腾着热气，飘溢着香味，还触目地放着两瓶泸州老窖酒。

大家都换上了新衣服，收拾得整整齐齐，就像过春节一样。

大千脸上喜气洋洋，眼角眉梢都是笑。他特地穿上他过生日穿的那件紫缎团花长袍，里面衬着雪白的绸衬衣，显得格外精神。

“好，今天破例，我陪大家喝三盅酒。大家可以喝个痛快。”

他站起来，端起了酒杯，大家也跟着站了起来。

“为我们的胜利，干杯！”

说完，一仰脖子，咕嘟咕嘟一口喝干了。

他又斟满了一杯，端起来，刚说了一个字“为……”声音哽塞了，喉间上上下下动了几下，嘴唇抽搐着，眼神黯淡下来。

大家一看他沉痛的表情，瞬间都愣住了。

过了片刻，大千的嘴唇瘪了两下，强忍住悲痛，将酒洒在砖地上。

“要是你们二老师活到今天，该多好啊！”

哦，他是在想张善孖先生，大家都明白过来，心情一下沉痛起来，也纷纷将酒洒到地上，祭奠这位爱国画家。

呵，“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无忘告乃翁！”

如果，如果这位杰出的爱国画家九泉有知，定将痛饮这胜利的喜酒！

大千缓了缓神，表情又慢慢恢复到常态。他又斟满一杯酒，高高举起，环视所有的人，朗朗地说：“为我们大家能够看到胜利，干杯！”

酒过三巡，大家无拘无束地吃起菜，闲谈起来。

“昔读杜诗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，感受不深，今天重咏，感

觉就大不同了。”说着，大千大声背诵起来：

剑外忽传收蓟北，初闻涕泪满衣裳。
却看妻子愁何在，漫卷诗书喜欲狂。
白日放歌须纵酒，青春作伴好还乡。
即从巴峡穿巫峡，便下襄阳向洛阳。

抑扬顿挫的诗句，大家听起来格外亲切。从大千激昂的朗诵声里，奔跳出澎湃的激情，贯注着喜悦的感情。

接着，他又随口吟诵一首抒发自己感怀的诗：

夫喜收京杜老狂，笑嗤胡虏漫披猖。
眼前不忍池头水^①，看洗红妆解珮裳。

诗句刚诵完，大千用眼光搜索了一下，看到侄儿心俭，就对他说：“心俭，你父亲此刻在北平，不知是如何地高兴哟！”

心俭点点头，眼眶湿润了，头低垂下去。

“我逃离北平，要不是你们四叔从旁协助，甘愿自己留下受苦，我不知能不能活到今天。……”

心俭的眼泪掉了出来，头低低地埋在抽动的两肩中。

“好，你不要伤心，明天你坐飞机去北平，去接你四叔，代我问好。你还要去看看何海霞等师兄，就说用不了多久，我将重游故都。”

心俭“唔”了一下，起身就要离席。

① 不忍池，张大千自注“不忍池在东京，为赏荷最胜处也。”

“嘿，你这个人太性急了，吃了饭再说。好好，今天是大喜日子，我们大家都不提这些伤感的事了。来来，不要停下筷子，边吃边说。”

桌上的气氛又逐渐活跃起来。胜利后的悲痛是暂时的，喜悦是永久的。

年底，张大千同夫人乘飞机重返北平。八年岁月虽然流逝了，故地重游，仍有万千感慨。

从机场坐上出租汽车，大千撩开纱窗，注视着窗外的一切。一切这么熟悉，又这么陌生。这座六朝古都还是那个老模样，只是更陈旧、更衰老了。沿街墙上，偶尔还见到“建立大东亚共荣圈”、“日华亲善”字样的标语，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将它除去。不知人们在忙些什么呢？忽然，几辆飞驰的美国吉普车挡住了视线，转瞬间，它窜到了前面，车上的几个美国大兵嘻嘻哈哈，眼睛盯着街边的妇女直嚷：“哈罗，哈罗！”

大千“呼”地拉上窗帘，靠在沙发上沉思默想。

刚在颐和园养云轩落脚，张大千就成了大忙人，今天这个朋友会，明天那个朋友请，一直忙了好几天，才抽出一个空子来，他按照四哥文修给的地址，去看他的学生何海霞。

“何海霞，何海霞！”

海霞在屋内一听有人喊自己的名字，哟，好熟悉。心猛地一紧，莫非是八老师？他几步奔到门边一看，果然是他，是八老师，还他百元银洋贽礼的八老师！大千见到他，眼里现了亲切、惊讶、狐疑的神色。

海霞觉得身子一软，眼睛一黑，竟然没有一点气力跨出这低矮的门槛。他双手扶着门框，头一低，连老师都没来得及叫

一声，眼泪夺眶而出。

大千一看，两步奔过来，双手抱着学生索索抖动的瘦削双肩，想说几句安慰话。话还没有出口，心一酸，眼泪也滚了下来。

在这个破烂的四合院里，师生相别八年后见面了。别了八年，想了八年，今朝相见，哭泣声代替了寒暄声。

感情的狂涛终于平静了，心内充满了一种轻波柔浪要永无休止地拍打沙滩的感觉，要说的话太多了，不知一时从何说起。

大千环视屋内，几张破椅，一张木床，一张烂桌子，就别无他物了。他又仔细端详坐在对面的学生，才几年时光，学生老了许多，三十多岁的人，眼角上牵着又深又长的皱纹，脸又黄又瘦，衣服也是疤上重疤。

“这几年，苦了你。”大千声音低沉，充满感情地说。

进屋这么久，学生才第一次仔细打量老师，老师快到五十了吧，额顶的头发已掉落了许多，额头显得更高更阔。额上、眼角上爬满了细细的皱纹，一笑，皱纹就挤到了一起。老师的美髯还这么飘飘洒洒，只是，好像没有以前那样乌黑有光泽……

即使流逝的岁月这么苍白，它仍用自己沉重的年轮，给人们印上它那永远不可能消逝的痕迹。

整个北平城照样萧条，但还是有许多本来热闹地方更繁华了——舞厅、妓院、赌场、烟馆。也有一个斯斯文文的场所热闹繁荣起来，这就是琉璃厂。只有这个热闹的场所，才是张大千经常涉足的地方。

原来，随着伪满洲国的垮台，溥仪从北平紫禁城带往长春“皇宫”中的珍贵字画，四散到了一些古字画商人手中。还有一

些汉奸头子搜刮到的字画，也流到了古字画商人手中。于是，这些字画又云集琉璃厂，通过这条文化街出售给那些来自全国，甚至全世界的字画收藏家和博物馆。抗战期间惨淡经营的北平书画市场，生意又兴隆起来。

张大千当然不愿落人后，此刻正是为“大风堂”藏画增添珍品的机会。

通过他的旧关系和凭借雄厚的资金，大千买得了一批从五代至明清的珍贵字画，其中五代南唐画家董源的《江隄晚景》、《潇湘图》，以及五代宋初画家巨然的《江山晚景》三幅画卷，尤被他珍惜看重。

买到这些珍贵字画，大千兴致勃勃，爱不释手。

当天晚上，大千欣赏刚到手的名作直到深夜。“啪”，睡在隔壁的夫人听到他关电灯的声音，心里高兴地说：“这个老头子终于睡了。”她刚迷迷糊糊合上眼，忽地又听到“啪”的一声，接着是披衣声和窸窣窸窣的展纸声，心里又无可奈何地说：“唉，就像一个年轻人，弄到几件好东西，看了又看，白天看，晚上看，连上了床都还要看！”

第二天上午，大千把他的珍品拿出来请大家共赏。一听大家都齐声说好，他嘴角浮起了笑意，两眼溢出兴奋的光芒。他在画室里踱了两步，停下来，右手捏成拳头往左手上一击，兴高采烈地说了起来：

“为了将这几幅画弄到手，我不知费了多大的劲，下了好大的本钱，才如愿以偿。董源那幅《江隄晚景》是他存世的作品中最精妙的一幅，在琉璃厂，大家的眼光都盯着它，一些外国人也打它的主意。这回，我是下了狠心，非把它买来不可！到后来，就剩下英国一个字画商人和我在抬价了，我就越发铁了

心，决不让我们中国宝贝流到异邦去。最后，那个英国商人也吃不住了，只好认输了！你们猜，为了买这幅画，我花了多少黄金？”

大千一高兴，竟像一个小孩那样在卖关子。大家看他兴致这么高，都纷纷来凑兴，有的说花了五十两黄金，有的说一百两，有的说一百五十两，说到三百两时，大家都封嘴了。

“岂止才花这点哟！我花了整整五百两黄金，外加我收藏的二十幅历代名家作品。这二十幅作品论卖，起码也在五百两黄金之上！”

大家一听，傻了眼，倒吸一口凉气，舌头吐了出来就缩不回去。为了买一幅画，竟花了这么多黄金，不是民国政府大量印刷，天天贬值的法币，是金灿灿的黄金！这些黄金如果挑去，要用一个壮汉，而抱回来的，两岁小孩都行！

大千一看大家吃惊的表情，愈发高兴得意了：

“不要嫌贵，值得，值得，千金买千年古迹，有何不划算。其实，我也不是各地都有房产的半城富翁，这笔黄金，我原来准备在成都买一所好点的住宅，再办点其他事情。现在，有了这幅画，还要它房子干啥子？说来，我也是在去年卖了我画的四屏《大荷花》和八屏《西园雅集》巨幅，以及其他一些画才凑得的。我这个人的脾气怪，有了钱反而不自在，用出去就痛快了。”

大千又踱了两步，在屋中央停下脚步，头微微一昂，笑眯眯地把话扯开扯远了。

“这幅画为啥子这么名贵呢？要说清楚，就得扯远点。就我们中国画的传统看，在东晋、南北朝之前，山水画还依附于人物画，它仅仅是人物画的背景，在两汉帝王、功臣、圣贤的肖

像中尤为突出，所以说那时的画是‘人大于山’。到东晋、南北朝之后，才逐渐形成一种独立的画种，隋代画家展子虔的《游春图》就是一个标志，这是存世的最早的卷轴山水画。到了唐宋年间，山水画才形成完整的格局。唐朝的李思训受展子虔的影响，创金碧辉煌的青绿山水，丰富了山水画的表现形式。而到了五代，董源董北苑创水墨或淡着色的山水。他擅画丛树山峦，云雾溪桥，渔浦汀渚这样的江南景色，其特色为平淡天真，味在其中，又为山水画开创了一种新的格局。巨然受董源的影响，又有所发展，淡墨轻岚为其主要艺术特色。所以后人把他二人并称为董巨。这次我购得董巨的三幅山水画，都是他俩的代表作，其名贵就不言而喻了。”

经大千一点，大家明白了他肯花大价钱的道理。

“在我所有藏画中，我最珍贵的还是五代南唐顾闳中的《韩熙载夜宴图》，其次就是这三幅画了。”

说到《韩熙载夜宴图》，大家早应该听到过大千得到它的故事。据说那是在一九三三年，盛夏的夜又闷又热，连素有天堂之称的苏州也不能幸免。这时，一个军人携了几张字画请张大千鉴赏。当看到最后一件手卷轴时，大千手马上颤抖起来，大汗滂沱，眼睛陷在了画上，这幅画，就是一九二一年从废帝溥仪宫中流出、不知去向的《韩熙载夜宴图》。军人见大千这么激动，就谈到获得这幅画的来历。原来一年前，他在东北抗日联军参加抗日活动，一次从走私商人手中截得一些字画，其中就有此幅。大千再也忍不住了，他无论如何要那个军人忍痛割爱，价钱再高也要买，一再恳求：“大千一见此画，已丧魂失魄矣，如观而复去，定将使大千终生寝不安席，食不果腹，神惶惶，意凄凄矣！……”

大千捋着胡须，沉思片刻，又继续往下说，声音里充满了感情：

“我们作画的买画，当然是为了更好地作画，所以对钱多钱少并不放在眼里，而把画看得很重。如果一个作画的人，能把自己看重的画送给别人，尤如股上割肉，不容易啊！民国二十七年，我从北平返蜀，在桂林巧遇悲鸿友。在悲鸿处，我见他有一帧董源巨幅中堂山水《西岸图》，爱不释手，几次想放下都放不下，就只好厚着脸皮求悲鸿割爱。悲鸿见我爱得如此之深，他怎么会收我的钱，就慨然赠与我。悲鸿这种坦荡君子之风，使我数年难忘，心里总欠挂着这笔人情债。直到前年春天，悲鸿聘我为中国美术学院研究员，他一来函，我就应允了。当了研究员，就得缴纳研究员作品。于是我在精藏的画中选了一幅，这是清代金冬心的《风雨归舟图》，以前悲鸿观我藏画，非常喜爱此幅，托张目寒兄转赠悲鸿。其实，我心里也完全明白，金冬心的画怎能与董北苑的画相比呢？事不得已，此乃补还悲鸿万千人情之一二。”

张大千说的乃肺腑之言。不论是从价值、年代、人物影响等各方面看，金冬心与董北苑相去甚远！然而，徐悲鸿先生收到大千托人送来的礼物后，亦感欣然，提笔在《风雨归舟图》上写下这样的题词：

此乃古画中奇迹之一。平生所见，若范中立溪山行旅图，周东村北溟图，与此幅可谓世界所藏中国山水画中四支柱。古今虽艳称荆关董巨，荆董画世界尚有之，巨然卑卑，俱难当吾选也。一九三八年秋，大千由桂林挟吾画董源巨帧去。一九四四年春，吾居重

庆，大千知吾爱其藏中精品冬心此幅，遂托目寒赠吾，
吾亦欣然，因吾以画为重，不计名字也。

徐悲鸿先生这种坦坦荡荡君子作风，磊磊落落开阔胸襟，豁
豁达达艺术家风度，真乃千古少有！

张大千获得以董巨为代表的这批古画，勤为揣摩，画风又
发生了变化。他从董源、巨然、范宽、郭熙等人的画上吸取有
益的营养，使自己处于三薰三沐之中。正如张大千先生自己所
写的那样：“胜利后，重入故都，得董源江陵晚景大幅、董源潇
湘图，巨然江山晚兴卷，日夕冥披，画风丕变，阿好者又以董
巨复兴诩予矣。”

就在这一年，张大千以《四季花图》、《墨笔山水》参加巴
黎赛那奇博物馆举行的画展，接着参加联合国文教组织在巴黎
现代美术博物馆举办的“现代画展”，作品编号为 295 号、296
号，接着，中国展部被邀至伦敦、日内瓦、布拉格等地展出。同
时参加画展的，还有张善孖先生的遗作《於菟虎乳》、《马》。

张大千不久由北平飞到上海，一九四六年十月六日的《民
国日报》打出了消息：

名画家张大千，在抗战期间，辗转各地，与沪上
人士，音讯久隔。张氏曾于五年之前，居敦煌两年余，
临摹壁画，嗣返京，装裱内巨作。最近沪上张氏至友
人，特向清张氏以其近作八十余帧，
由飞机运沪展览。五至六日在福履里路四六号恒社
开幕，预定三十日闭幕。连日往观者，极为拥挤，……

张大千抗战胜利后第一次在上海的个人画展，获得空前成功。但是，这个成功与名篆刻家陈巨来先生的辛勤劳动分不开。

原来，大千接到朋友们的邀请，便将自己在颐和园创作的作品空运上海。到上海后，他住在卡德路李秋君家里。在上海有这么多的朋友，谢稚柳、张伯驹、陆丹林、刘海粟、李秋君兄妹等，以及学生曹逸远、糜耕云、章述亭、伏文彦等，要拜会的人太多，要说的话也太多，大千都顾不得了，他首先要解决一个心病。于是，他请来了老朋友陈巨来。

巨来一听大千的谈话，马上应允下来。张大千的心病就是他的画。他从北平运来的画大都没有钐上印章，印章还放在成都，何况他也不想再使用了。一是该到换印章的时候了，二是觉得重返上海，应以崭新面目出现。好在陈巨来一口答应，这块心病也就医好了。

于是，陈巨来熬更度夜去了，大千步履轻松地出了门，一拜会朋友。

一天午后，大千坐车看老朋友张伯驹、潘素夫妇。一上车，总觉得心情有点异样，思绪万千，总难平静。

这也难怪，早在二十年代中期，他就和伯驹来往甚密，赏画作诗看戏，感情日重。人说张大千和张伯驹共有三痴：写诗词作画，收藏鉴定古文物字画，爱好戏剧。只是顺序有先后，张大千以作画写字为主，张伯驹以收藏鉴定古文物字画为主，各自成了这两个领域的权威。三年前，沈尹默先生观赏大千收藏的唐太宗《屏风帖》时，大千就暗自想念张伯驹夫妇及他们收藏的陆机《平复帖》。此刻，他又想到这上面来了。

“……风风雨雨八年，不知伯驹夫妇可好，《平复帖》无恙？”

……”小轿车在平坦的马路上疾驰，一株、二株、三株……一株株行道树一闪而过。大千扳起指头算：“……民国二十六年购到手，距今已整整九个年头了……”

这个去看朋友的张大千，左思右想，为什么总要把张伯驹的名字同《平复帖》联系在一起呢？这有一段使人难忘的往事。

“湖北赈灾书画展览会”在汉口开幕了。风度翩翩的张伯驹在一展出的信札前住了步，反复观摹，不忍离去，一站几个钟头，直到闭馆。这封有如此之大魔力的信札，就是我国书法作品中的明珠《平复帖》。一千七百多年前，东吴名将陆逊的孙子，被时人称为“少有异才，文章盖世”的陆机，听说自己的好友病了，就提笔在手，用自己质朴圆浑的初草书法，给友人写了一封信，慰问病情，遥祝病体平复，这就是日后成为国宝的《平复帖》。它之所以珍贵，因为它是我国传世最早的一幅书法真迹，比王羲之手迹还早七八十年。而且，《平复帖》上的初草书法，是由汉隶转为草书之际，介于章草与今草之间的初草，是由汉晋向唐代书法过渡的代表性作品，对后世各家各派书法家影响甚大。所以，张伯驹先生一连流恋几个钟头都不忍离去。展览闭幕了，《平复帖》又被它的主人溥心畲收藏起来。但是，伯驹的心一直挂念着此帖，关注着它的命运。过了五六年，一九三六年，那个昔日清恭王府袭爵将军溥心畲竟将唐代韩干的《照夜白图》倒卖给了英国！伯驹一听，大惊失色，他怕《平复帖》遭此厄运，急忙托人和溥心畲商量，溥心畲果然要卖，但索价太高，事情没有成。伯驹心不死，又托张大千说项，想不到“南张北溥”碰在一起，“北溥”仍不愿杀价，结果使“南张”扫兴而归。溥心畲越不卖，张伯驹越要买，他忧心如焚，生怕国宝流失异国，愧对祖宗，赧面子孙。经过一年的讨价还价，

直到一九三七年底，由傅增湘先生作中人，才以四万大洋的巨款购得此帖。

“笛笛！”喇叭声打断了张大千的思路，张伯驹家到了。

两个酷爱艺术的朋友久别重逢，寒暄问候的话还未说上几句，就扯到共同关心的问题上来了。

“伯驹兄，《平复帖》想来平安无恙？”

张伯驹肯定地点点头，悬在大千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下来，但他立即发现，伯驹的嘴唇颤抖了几下，眼睛湿润了。

怎么啦？出了什么事？大千刚想问……

“哎，说起《平复帖》，伯驹为它吃够了苦头！”潘素一见丈夫沉痛的表情，心里也不好受，既然老朋友来了，便把闷在心里多年的话倒了出来：“《平复帖》到手不久，有一个古董掮客上了门，就是白坚甫，张先生，你是认识的。”大千点点头，没有插话，让潘素说下去。“他出价三十万银元，要购此帖，为谁购呢？为日本人！伯驹一听就生了气，当即严词拒绝：‘这是祖国的珍宝，我岂能见利忘义！’这件事刚了，又出了一件事。抗战军兴，我们沦陷上海，伯驹时时担心所藏文物命运，将它们藏得严严的，以防万一。果不出所料，不久，汪伪刘培绪部师长丁锡三横蛮地将伯驹绑架，要我拿出百万大洋才放人……”

听到这里，大千火了，骂了一句：“简直明火执仗抢人！”

伯驹将头埋在两掌中，双手不停地抖动。

“有什么办法呢？他们有人有枪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”

潘素反而显得平静些，而这平静，是强抑痛苦的暂时平静。“我没有办法，求亲告友，四出奔走，以筹巨款，救我伯驹。但是，百万大洋谈何易，我能去的地方都去了，能求的人都求了，都没有办法筹措这笔巨款。我一女子，当此灾难，求天不应，叫

地不灵！我绝望了，只觉得胸痛如刀绞，想哭哭不出声，一滴泪也没有了。”

眼泪从伯驹的指缝中流了出来。大千难过地低下了头。

“这时，有人劝我卖字画筹款，说救人要紧。我一想到伯驹将这些字画看得比生命都还重，如果卖了，流到外国，伯驹虽得救了，定将心如枯槁，虽生犹死，我也将因救一人而失大义！”

张大千肃然起敬，在他眼前，这哪里是一个生于书香人家的弱女子。潘素的话，一字一句，胜过万千豪言壮语！他想起了李清照的诗句：“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。”

“后来，多亏京沪各界帮助，才把款子交了，伯驹才得脱图囿。”

好一个《平复帖》，却如此不平复！险象迭生，厄运重重。

一直没有说话的张伯驹，擦掉眼泪，抬起头，一字一句，一句一顿地说：

“我收藏《平复帖》等珍贵字画，决不是为了个人，如果以后国家强盛了，我将捐给国家，供世人瞻仰！”

两个星期后，胡荏冒得老长，两眼熬得通红的陈巨来复命来了。他将六十方各种象牙章往桌上一放，琳琅满目，美不胜收。大千一一细看，其中有元朱、宋满白等多种印文，刀法娴熟老练，做工精致考究。他非常高兴，连连表示感谢：“多亏了你，除为我解除了后顾之忧外，还为我的画增色。巨来兄，以后需要我涂鸦几笔，不论多少，概不收费。”

画展顺利开展了，张大千的心更空了，不仅广交泛游，而且在上海又新收了门生。其中一个善弹古琴的姑娘叶明佩，另外一个，就是日后成为中国著名的古建筑园林专家的陈从周先